



父亲的唠叨

◎ 康传广

晚上在家,刚拿起筷子,就接到老爸打来的电话,语气还比较急促的样子。我屏住呼吸,耐心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

“今天,我在邻居家玩,听说了一件事情。春节后,有个村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被抓了,还是地级市来抓的。”我说:“我没有听说,别听到风就是雨!”“这么大的事情你没听说?不可能……”作为在外镇工作的我,老家镇上的村干部由于经济问题被留置其实我是知道一点的,只是官方没有发布正式消息,我对父亲只能“遮遮掩掩”说不知道这个事。87岁的老父亲随后来了一句:“你虽然在外镇,过去你们有上下级关系,我问你,他们有没有送钱送物给你?你老实告诉我!”旁边的老人也接过话茬:“老三啊,要听党的话,千万不能拿不该拿的钱啊。”

我在家排行老三,靠着个人奋斗勤勉工作,被组织上培养,走上领导岗位,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为宣传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老父亲一直还在挂念我的工作。老父亲晚上的这个电话看似有点唠叨,其实这是老人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挂在心上的。

我记得老父亲在计划经济时就是生产队的会计,一年下来,村里互查、公社抽查他的账目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次检查,母亲都提心吊胆,我那时年纪小,也害怕老父亲的账上会出问题,但每次公社都有对父亲客观公正的评



爱的表达

◎ 姜静华

听说朋友姚家红要在曾经插队的如皋白蒲镇(原勇敢公社)请父老乡亲们吃饭,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于是和夫君一起去蹭饭。

3月31日,我们10点不到赶到现场,家红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夫人、哥哥和两个妹妹。大妹加炎原江苏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家红是真的“家红”,父亲出生在如东古坝,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和姑妈结伴舍弃家庭参加革命,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战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又与母亲一同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作,1963年年初与同事写出了那篇著名的通讯《毛泽东的好战士——雷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场地上那条横幅吸引了我的目光,“感恩五十年,知青回故乡”。听说之前有过40年答谢宴,还好我没错过50年感恩活动。姚家四兄妹三人都是知青。当年,哥哥去了辽宁的知青农场,加炎返乡古坝公社,家红来到了勇敢公社。

那是个特殊年代。身为老革命的爸爸妈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被历史洪流裹挟,四兄妹各一方。家红来勇敢公社靠的是伯伯姚世群的友人张国华。伯伯姚世群早年就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曾担任过南通专署领导,后到如皋县委当副书记,1966年又被降到勇敢公社当党委书记,伯伯把家红托付给自己完全信任的人。家红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说,刚到张国华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个字: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散漫自由,而是内心放松,有家庭归属感的自由。时年18岁的家红身上流淌着红色基因。他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一天可以挣8个工分,一年挣2800个工分,但每个工分只有6分钱。在农村,他挑泥、挑粪、插秧、养猪,啥都干。插队的三年里,每年冬天都参加公社、大队的挖河。那是农村里最苦的活,大冬天光着脚板踩在烂泥里,一顿要吃一斤二两籼米饭小伙子得欢,乡亲们全落在眼里,家红出席过南通地区知青代表大会,插队两年多就入了党。

1977年,家红和妹妹加炎、哥哥加宁都考上了大学,就此结束了知青生涯。

加炎和妹妹加朋是双胞胎,由于先天不足,自小都体弱,为了能让妹妹留城,她主动要求下乡,但体弱的她下乡不久就发生了晕倒在农田里的事,没办法,只能到勇敢公社二哥处休养。她动情地说,这里是二哥的场子,也是我的半个场子。来宾中有97岁的老人,也有当年张家、徐家、朱家、赵家、陈家的儿孙辈,还有当年的插友。

家红挨桌敬酒,感谢那段岁月给予他真爱、温暖和帮助的张家、徐家、朱家、赵家、陈家等众多邻以及公社、大队干部、入党介绍人。50年过去了,不少当事人不在了,但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们都来了。为了参加家红组织的这次活动,哥哥特地从美国飞回。豪情的哥哥笑呵呵地说:“今天是好日子,但求一醉。”他坦言,同为知青的他很羡慕家红能到勇敢公社来插队。他在东北干活,田南头到田北头起码800米,那种看不到头的绝望记忆犹新。而家红初来乡下时,和农民一起插秧,一人六行秧的距离,两边的老乡各给他带去两行,家红只需要插两行,太幸福了。

我和姚家兄妹还有家红夫人坐在一桌,一直为真情打动。接纳之恩、回报之情、弟恭兄友姐妹互爱、插友情谊,真情在这里叠加。感受到这种美好,我的心仿佛要融化,就像春雨涤荡过,春风吹拂过。大棚北侧悬挂的横幅上写着“冬去春暖大地,知青重返故园”。这是加炎为这次聚会写的话。他们已经将这里视作第二故乡。

家红先后两次设宴款待众乡邻,不是因为有钱,他也是个拿退休金的人,退休前是南通电视台副台长。但他认定:爱,需要表达。几十年来,他从未断过与勇敢公社的联系,张家、徐家、朱家、赵家、陈家的儿孙辈更是深刻感受到来自姚叔叔的爱,家人生病找医生、升学填志愿、就业找方向、生活中遇到犹豫不定的事情,总爱听听姚叔叔的意见。姚叔叔身上的阳光自信、真诚坦荡、乐于助人,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



候车
◎ 施敏

价,还常常表扬他。打小时候起,父亲清正廉洁的形象就深深刻在我心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1997年,我被组织下派到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父亲就告诫我说:“老三啊,村支部书记的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才27岁,要经得住诱惑,集体的每一分钱都要节约,更不能落入自己的口袋。要多为村民服务、多为村民着想,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不是作威作福。”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多次在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党员和代表可以24小时对我经手的村级财务进行审查。任职村党支部书记5年的时间里,我先后上交8000多元馈赠款。因为廉洁做事,我赢得了党员和村民代表的支持,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列,在全县430个村党支部书记中被县委授予“十佳党支部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后,我一直牢记父亲的殷殷教诲,认真做事,廉洁工作,来不得一点含糊。

话再说回来,父亲大晚上打电话是有他的道理的。即将退休的我如果与这些过去的朋友有经济上的瓜葛,不仅仅是违法违纪,更是对不起组织和家庭的培养,父亲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老婆说:“不要嫌老爸啰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一个廉洁正派的官,过太平平的日子,才对得起老爸老妈。”

父亲的唠叨其实不是“唠叨”,而是一路指引我做人做事。



查济的河流(外一首)

◎ 方述怀

九华山的钟声在溪涧回荡
落成一百零八座水碾
日夜研磨
唐寅残卷里遗落的青囊
石阶上的苔痕漫过徽商马帮
石板鱼游在细沙上
大人领着孩子
打捞有趣的童年

每座石桥弓起高高的脊背
驮着山岚暮色与人间烟火
货郎的扁担挑着晨昏
竹筛里晒着山里挖的竹笋、山药

老铺子将山色熬成琥珀
装进旅人的行囊

巷口码头
画家们架起画板
画纸漂浮成另一条支流
青砖黛瓦从水墨深处浮起
整座村庄在松烟墨中浸染
百年霜色正从笔尖缓缓滴落
洇成一枚未干的天青色印章

登齐云山

风,被山脉轻轻揽住
穹顶漏下青铜器皿的光斑
此间胜境道观巍峨,古迹静默
苔衣在石碑上一遍遍眷写经书
石阶在篆香里一节节苏醒

休宁,被云海反复拓印
整座齐云山是倒悬的歙砚
崖壁渗出了十九卷黄榜
山雀衔起半阙状元赋残篇
榉树把绶带勒进年轮深处

山巅,太素官饮尽流云
飞檐在铜锈里淬出青芒
摩崖石刻渗出包浆的铜绿
百步云梯直抵天际
墨染的山楼握紧游人的手

当丹霞漫过天门,那些村落
以炊烟为墨,研磨生活的韵脚
登临者都成了行走的碑帖
在梦真桥蜿蜒的笔势里
有人把半生心事拓印成
搁浅在横江的月亮船